

默存

錢鍾書集

圍城

人・獸・鬼

生活・讀書・新知 三聯書店

錢鍾書集

圍城

人·獸·鬼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圍城；人·獸·鬼/錢鍾書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
三聯書店，2001.1

(錢鍾書集)

ISBN 7-108-01124-7

I. 圍… II. 錢… III. 長篇小說；諷刺小說—中國—現代
IV. I246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98)第 05046 號

責任編輯 馮金紅

裝幀設計 陸智昌

出版發行 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(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 22 號)

郵 編 100010

經 銷 新華書店

印 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

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開 本 635×960 毫米 1/16 印張 36.25

字 數 341 千字

印 數 0,001—4,500 冊

定 價 73.00 元

出版說明

錢鍾書先生（一九一〇——一九九八年）是當代中國著名的學者、作家。他的著作，如廣為傳播的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、《圍城》等等，均已成為二十世紀重要的學術和文學經典。為了比較全面地呈現錢鍾書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文學成就，便於讀者的研究和學習，經作者授權，三聯書店組織力量編輯了這套《錢鍾書集》。

《錢鍾書集》包括下列十種：

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、《宋詩選註》、《七綴集》、《圍城》、《人·獸·鬼》、《寫在人生邊上》、《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》、《石語》、《槐聚詩存》。

這些著作中，凡已正式出版的，我們均據錢鍾書先生在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訂。其中，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出版後，錢先生曾作過多次修改補訂。由於種種原因，後來多次再版重印時，這些修改補訂都未能排入原書正文，祇是綴於各書的卷尾，讀者閱讀時頗感不便。此次結集，我們根據錢先生的意願，對這幾部書進行整理，將各次補訂部分全部排入相應正文。另外，我們還訂正了少量明顯的錯訛。而作者的原序、原譯名、原用字等，為了保持歷史原貌，一般不作更動。

《錢鍾書集》由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提供樣書和文稿；陸谷孫、羅新璋、董衡巽、薛鴻時和張佩芬諸先生任外文校訂；陸文虎先生和馬蓉女士分別擔任了《談藝錄》和《管錐編》的編輯工作。對以上人士和所有關心、幫助過《錢鍾書集》出版的人，我們都表示誠摯的感謝。

生活 · 讀書 · 新知三聯書店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

錢鍾書對《錢鍾書集》的態度

(代 序)

楊 絳

我謹以眷屬的身份，向讀者說說錢鍾書對《錢鍾書集》的態度。因為他在病中，不能自己寫序。

他不願意出《全集》，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。他也不願意出《選集》，壓根兒不願意出《集》，因為他的作品各式各樣，糅合不到一起。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，何必再多事出什麼《集》。

但從事出版的同志們從讀者需求出發，提出了不同意見，大致可歸納為三點。（一）錢鍾書的作品，由他點滴授權，在臺灣已出了《作品集》。咱們大陸上倒不讓出？

（二）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出版後，他曾再三修改，大量增刪。出版者為了印刷的方便，《談藝錄》再版時把《補遺》和《補訂》附在卷末，《管錐編》的《增訂》是另冊出版的。讀者閱讀不便。出《集》重排，可把《補遺》、《補訂》和《增訂》的段落，一一納入原文，讀者就可以一口氣讀個完整。（三）儘管自己不出《集》，難保旁人不侵權擅自出《集》。

錢鍾書覺得說來也有道理，終於同意出《錢鍾書集》。隨後他因病住醫院，出《錢鍾書集》的事就由三聯書店和諸位友好協力擔任。我是代他和書店並各友好聯絡的人。

錢鍾書絕對不敢以大師自居。他從不廁身大師之列。他不開宗立派，不傳授弟子。他絕不號召對他作品進行研究，也不喜旁人爲他號召，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不用號召的。《錢鍾書集》不是他的一家言。《談藝錄》和《管錐編》是他的讀書心得，供會心的讀者閱讀欣賞。他偶爾聽到入耳的稱許，會驚喜又驚奇。《七綴集》文字比較明白易曉，也同樣不是普及性讀物。他酷愛詩。我國的舊體詩之外，西洋德、意、英、法原文詩他熟讀的真不少，詩的意境是他深有領會的。所以他評價自己的《詩存》祇是恰如其份。他對自己的長篇小說《圍城》和短篇小說以及散文等創作，都不大滿意。儘管電視劇《圍城》給原作贏得廣泛的讀者，他對這部小說確實不大滿意。他的早年作品喚不起他多大興趣。“小時候幹的營生”會使他“駭且笑”，不過也並不認爲見不得人。誰都有個成長的過程，而且，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見。錢鍾書常說自己是“一束矛盾”。本《集》的作品不是洽調一致的，祇不過同出錢鍾書筆下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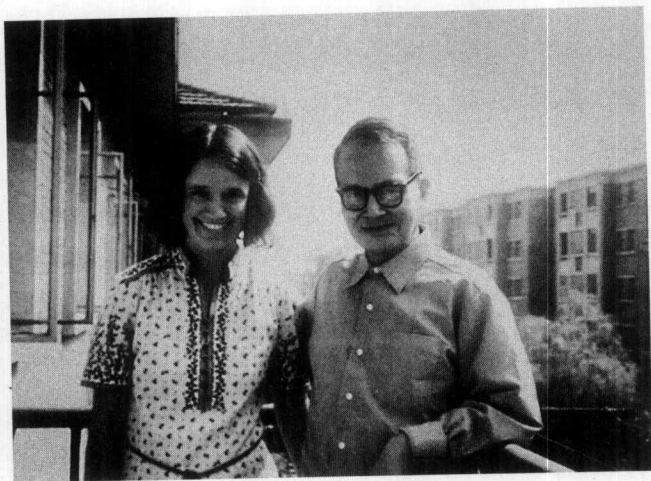
錢鍾書六十年前曾對我說：他志氣不大，但願竭畢生精力，做做學問。六十年來，他就寫了幾本書。本《集》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。憑他自己說的“志氣不大”，《錢

鍾書集》祇能是非薄的奉獻。我希望他畢生的虛心和努力，能得到尊重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

四十年代寫《圍城》的錢鍾書先生



錢鍾書先生與《圍城》的德文譯者莫尼克女士合影
(一九八四年)

重印前記

《圍城》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，一九四八年再版，一九四九年三版，以後國內沒有重印過。偶然碰見它的新版，那都是香港的“盜印”本。沒有看到臺灣的“盜印”本，據說在那裏它是禁書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裏對它作了過高的評價，導致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本。日本京都大學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譯，近年來也陸續在刊物上發表了譯文。現在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新排印，以便原著在國內較易找着，我感到意外和忻幸。

我寫完《圍城》，就對它不很滿意。出版了我現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以後，我抽空又寫長篇小說，命名《百合心》，也脫胎於法文成語（le coeur d'artichaut），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。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。一九四九年夏天，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，手忙腳亂中，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裏去了。興致大掃，一直沒有再鼓起來。倒也從此省心省事。年復一年，創作的衝動隨年衰減，創作的的能力逐漸消失——也許兩

者根本上是一回事，我們常把自己的寫作衝動誤認為自己的寫作才能，自以為要寫就意味着會寫。相傳幸運女神偏向著年輕小伙子，料想文藝女神也不會喜歡老頭兒的；不用說有些例外，而有例外正因為有公例，我慢慢地從省心進而收心，不作再寫小說的打算。事隔三十餘年，我也記不清楚當時腹稿裏的人物和情節。就是追憶清楚了，也還算不得數，因為開得出菜單並不等於擺得成酒席，要不然，誰都可以馬上稱為善做菜的名廚師又兼大請客的闕東道主了，秉承曹雪芹遺志而擬定“後四十回”提綱的學者們也就可以湊得成和抵得上一個或半個高鶚了。剩下來的祇是一個頑固的信念：假如《百合心》寫得成，它會比《圍城》好一點。事情沒有做成的人老有這類根據不充分的信念；我們對採摘不到的葡萄，不但想像它酸，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。

這部書初版時的校讀很草率，留下不少字句和標點的脫誤，就無意中為翻譯者安置了攔路石和陷阱。我乘重印的機會，校看一遍，也順手有節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。《序》裏刪去一節，這一節原是鄭西諦先生要我添進去的。在去年美國出版的珍妮·凱利（Jeanne Kelly）女士和茅國權（Nathan K. Mao）先生的英譯本裏，那一節已省去了。

一九八〇年二月

這本書第二次印刷，我又改正了幾個錯字。兩次印刷中，江秉祥同志給了技術上和藝術上的幫助，特此誌謝。

一九八一年二月

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機會，修訂了一些文字。有兩處多年蒙混過去的訛誤，是這本書的德譯者莫妮克（Monika Motsch）博士發覺的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爲了塞爾望-許來伯（Sylvie Servan-Schreiber）女士的法語譯本，我去年在原書裏又校正了幾處錯漏，也修改了幾處詞句。恰好這本書又要第四次印刷，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。蘇聯索洛金（V. Sorokin）先生去年提醒我，他的俄譯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問世五個月，我也藉此帶便提一下。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

序

在這本書裏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份社會、某一類人物。寫這類人，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，祇是人類，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。角色當然是虛構的，但是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隱的機會、放棄附會的權利的。

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。兩年裏憂世傷生，屢想中止。由于楊絳女士不斷的督促，替我擋了許多事，省出時間來，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。照例這本書該獻給她。不過，近來覺得獻書也像“致身於國”、“還政於民”等等佳話，祇是語言幻成的空花泡影，名說交付出去，其實祇彷彿魔術家玩的飛刀，放手而並沒有脫手。隨你怎樣把作品奉獻給人，作品總是作者自己的。大不了一本書，還不值得這樣精巧地不老實，因此罷了。

三十五年〔一九四六年〕十二月十五日

目 録

重印前記	1
序	1
園城	1

一

紅海早過了，船在印度洋面上開駛著，但是太陽依然不饒人地遲落早起，侵佔去大部份的夜。夜彷彿紙浸了油，變成半透明體；它給太陽擁抱住了，分不出身來，也許是給太陽陶醉了，所以夕照晚霞隱褪後的夜色也帶著酡紅。到紅消醉醒，船艙裏的睡人也一身膩汗地醒來，洗了澡趕到甲板上吹海風，又是一天開始。這是七月下旬，合中國舊曆的三伏，一年最熱的時候。在中國熱得更比常年厲害，事後大家都說是兵戈之象，因為這就是民國二十六年〔一九三七年〕。

這條法國郵船白拉日隆子爵號（Vicomte de Bragelonne）正向中國開來。早晨八點多鐘，沖洗過的三等艙甲板濕意未乾，但已坐立滿了人，法國人、德國流亡出來的猶太人、印度人、安南人，不用說還有中國人。海風裏早含著燥熱，胖人身體給炎風吹乾了，蒙上一層汗結的鹽霜，彷彿剛在巴勒斯坦的死海裏洗過澡。畢竟是清晨，人的興致還沒給太陽曬萎，烘懶，說話做事都很起勁。那幾個新派到安南或中國租界當警察的法

國人，正圍了那年輕善撒嬌的猶太女人在調情。俾斯麥曾說過，法國公使大使的特點，就是一句外國話不會講；這幾位警察並不懂德文，居然傳情達意，引得猶太女人格格地笑，比他們的外交官強多了。這女人的漂亮丈夫，在旁顧而樂之，因為他幾天來，香煙、啤酒、檸檬水沾光了不少。紅海已過，不怕熱極引火，所以等一會甲板上零星菓皮、紙片、瓶塞之外，香煙頭定又遍處皆是。法國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，他們的文章也明白乾淨，但是他們的做事，無不混亂、骯髒、喧嘩，但看這船上的亂糟糟。這船，倚仗人的機巧，載滿人的擾攘，寄滿人的希望，熱鬧地行著，每分鐘把沾污了人氣的一小方水面，還給那無情、無盡、無際的大海。

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國留學生學成回國。這船上也有十來個人。大多數是職業尚無著落的青年，趕在暑假初回中國，可以從容找事。那些不愁没事的學生，要到秋涼纔慢慢地肯動身回國。船上這幾位，有在法國留學的，有在英國、德國、比國等讀書，到巴黎去增長夜生活經驗，因此也坐法國船的，他們天涯相遇，一見如故，談起外患內亂的祖國，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為它服務。船走得這樣慢，大家一片鄉心，正愁無處寄託，不知哪裏忽來了兩副麻將牌。麻將當然是國技，又聽說在美國風行；打牌不但有故鄉風味，並且適合世界潮流。妙得很，人數可湊成兩桌而有餘，所以除掉吃飯睡覺以外，他們成天賭錢消遣。早餐剛過，下面餐室裏已忙著